

公务员的 温水生活

周建武 著

作家出版社

温水生活下的世情秘密
藩篱现实中的活色生香

公务员
公务员
公务员
公务员
公务员
公务员

I2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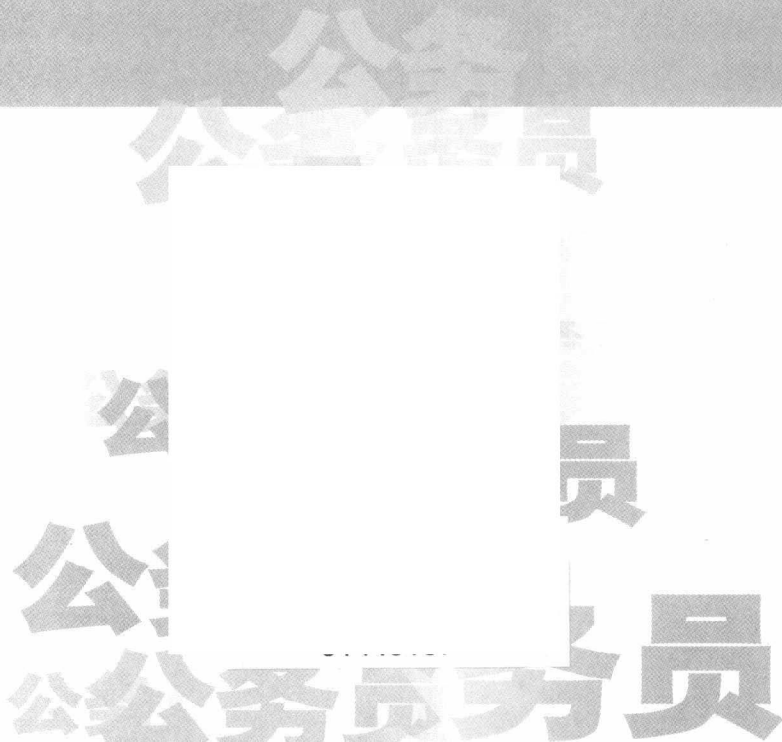


1247.57
1093

周建武 著

公务员的 温水生活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公务员的温水生活/周建武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
2010. 4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280 - 2

I. ①公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 7 ✓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2477 号

公务员的温水生活

作 者: 周建武

责任编辑: 深 蓝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300 千

印张: 14.75

印数: 001 - 12000

版次: 2010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280 - 2

定价: 23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1

春雨潇潇，落红满地。

华家明此刻坐在北山市委中心会堂，次第亮起的灯光在眼前困起一摊暖烟，他心情沮丧，做梦也没有想到，黄济仁的事居然惊动了市委书记，北山市整顿经济环境讲评大会要拿他开刀。

“像黄济仁这样的征收干部，吃喝嫖赌，对征收人索拿卡要，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，真是人无廉耻，百事可为，对这种破坏北山市经济环境的典型，公务员队伍的败类，市委责成市征收局一定要严厉追究责任，作出严肃处理。”台上，市委书记罗志豪双眉紧蹙，一脸的庄严。

罗书记的话掷地有声，光照因为烟霭而暧昧，每一个字仿佛都是暴风骤雨，台下的文武百官们都微微张开嘴，然后开始窃窃私语，喉咙吞口水的声音就像“芭蕉惹骤雨”，带着一江春水的强力惊讶。市委书记点名批评一个普通干部，而且是不属于市直管的部门干部，这在常理看来简直有点匪夷所思，但既然杀鸡用牛刀，摆了这个阵势，这就说明罗书记不仅要用牛刀杀鸡，还要杀猴甚至解牛。罗书记刚才作报告时说过，谁与北山市经济环境过不去，市委就要与他过不去。罗书记牛刀霍霍，一“刀”才动万“刀”随啊，官场江湖晚来风急，毁灭或升华全凭个人的造化了。

这个会本来不是华家明参加的，他一个基层分局的资源征收科副科长，带括号的副科级，每逢机关年度调整干部，台上的局长在宣布人事

任免时，都要补充一句：括弧副科级，就像“二奶”的身份一样，令人不尴不尬。副科级隔着市委书记水远山长，中间不知差多少个级别，市委书记再批评谁，关他鸟事，但这天科长朱仲池恰好“感冒”了，眼下猪流感正肆虐全球，朱科长身体发热，同事见了犹恐避之不及，所以当朱仲池向局长章德开告假时，章德开只恨自己当时未戴口罩，办公室未装红外线体温计，头也未抬摆摆手赶快同意了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，说不定也有毒草啊，何况朱仲池告假时也就三步不到。华家明李代桃僵，临时顶了朱仲池的差。此刻，他侧目望了一眼坐在前排斜方的局长章德开，发现他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像大街上裸奔的少女一样尴尬和羞涩，也难怪，市委书记点名批评自己下管的干部，现场还有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在采访摄像，明天都会作为全市的头条新闻播出，这在整个北山市征收系统恐怕会引起一场政坛地震，将来的负面影响谁也无法估计到，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他章德开的脸怎么还“张得开”啊？

窗外，一道闪电炫目而逝，随即一声惊雷，华家明的心头掠过一阵惊悚，恻隐之心油然而生，无可奈何花落去，黄济仁多行不义，看来难逃此劫。

事出有因。去年临近年关，城区分局临时接到1000万的收入追加任务，市里给了政策，完成计划，将得到50万的奖励，50万啊！可以买多少箱茅台五粮液？多少条至尊天价香烟？章局长在迅速喝高的时辰，将50万作了个概念换算，他天生就对数字不敏感，只习惯于用烟酒来作换算，才弄得清楚，天才往往就是偏才啊，别人说他单纯，他告诉自己，陈景润因为复杂，总是弄不明白1加1等于几？打满了一生的草稿纸，却痛苦地患上了“帕金森氏综合症”，最后双手颤抖得捧不起酒的器皿，打不开烟的盒口，让想法去复杂吧，我要保持单纯。章局长想入非非，一脸枯瘦、喜欢把眼镜滑落在鼻翼上翻着白眼说话的计财科长桑木林凑近说：“这几天省厅催市局，市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天天催下面，计统报表像一道道催命符，比当年安禄山兵乱后唐玄宗的八百里加急还

急啊。”

“明天市局联点的副局长牛南山会带着几个科长下来督促收入，你准备好汇报材料，一定要把形势讲严峻，把困难讲透，多打点埋伏，别以为这1000万是拉屎撒尿就捡得来的。”章局长仔细叮嘱道。

“章局长啊，这1000万并不好收，几家省属企业都掏得油尽灯枯了，电厂还预缴了300多万，剩下的就只有股份公司和个体企业这一块了，现在全球经济危机，企业垮的垮，散的散，老板们的两眼都写满‘赤字’，中央天天喊减压降负，可到了下面就成了喊口号，政府没钱运转，照样给你加码，不差钱呢。”征收科长朱仲池一肚子的牢骚。

“发牢骚有什么用？于事无补，我看这样吧，你们资源征收科以收入检查的名义下800万任务，全局所有副科长以上的干部都下到企业参与检查，半个月时间内无论如何得检查50户企业，完成了800万，剩下的就不用怕了。”章局长早就想好了主意，得意地拿着铅笔用手敲打着桌面，又吩咐桑木林把副局长钱小毛找来，这才一支烟、一杯酒，哼着小调，接着做刚被打了的春秋美梦。

华家明和本科干部黄济仁分在了同一个检查小组，5户企业，80万任务。发给华家明的表格上清楚地写着。

南方城市的夜晚繁华若梦，霓虹灯五彩斑斓，诱惑人放飞一切梦想。紫光阁大酒店的门口停满了各色高档小车，二楼的夜来香洗浴中心装修得富丽堂皇，这是继武汉、南京出现了“根浴”服务之后，北山市最新推出的目前唯一一家专为男士服务的“根浴”场所，不过，取了一个更好听更有保健味的名字——根之养，大厅当门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广告灯箱，上面写着“三字经”式的宣传词：人之初，性本强，用不养，功相远。

披着制服，长得像企鹅一样矮胖，挂在脖子上的坦克链粗得几乎可以拴一群小企鹅的黄济仁，满嘴吐着酒气，坐在休息大厅用牙签剔着一口被烟熏得酱油样的腐牙，旁边，洗浴中心的领班小姐正与黄济仁叫过

来的一个老板谈得火热，公务员一般都养成了不管到哪个服务场所都不付费的习惯，只是有个前提，屁股后面要跟着一个有埋单能力的人。一看就知道，老板不是头一回光顾此地了，领班小姐磨盘样的胖屁股压在老板干瘦的双腿上，一只手箍着老板的脖子，可怜的老板不堪重负，不时传出“咔咔”骨头相撞的声音，但是他痛并且快乐着。领班小姐拉着娘娘腔嗲声嗲气地说：“各位老板，稍等片刻包间就出来了。”老板指着坐在旁边的黄济仁说：“这位可是我们的贵客，今晚一定要安排个好的小妹给我们领导服务到位。”领班小姐于是一只手搭过来，抛着媚眼对黄济仁说：“小姐都是用知识武装起来的大学生呢，有的还本、硕连读。”黄济仁心想，大学生小姐用知识武装起来的肉体是多么高贵，只长着一张漂亮脸蛋的服务小姐，就像本地裁缝师傅做出来的西装，穿起来掉价，而大学生小姐就像用现代化流水线做出来的品牌服装，穿起来就有品位啊。

不出一支烟工夫，包间出来了，整个房间都是复古式的格局，室内帷幔上挂着翡翠，配上鸳鸯画面的织枕，红木桌子上摆着一只青瓷描金古瓶，壁上挂着一幅名叫“潘金莲夜会西门庆”的仿古艳图，潘金莲做着“香囊暗解，罗带轻分”的暧昧动作，让进来的男人艳想联翩。

黄济仁中午预先喝了两瓶“劲酒”热身，这下感觉自己就像穿越时空，摇着一把檀木扇变作了翩翩公子西门庆，黄济仁就感到很不自在，“他妈的，老子是个只知道扛着‘大炮’冲锋的粗人，哪学得了老祖宗西门庆的这套娘娘腔把戏啊。”

心往神驰间，裹着玫瑰红透明薄纱、几乎没穿什么衣服的服务小姐飘然而至，朝黄济仁嫣然一笑，接着，拿过来一双拖鞋和一条透明的纸内裤要黄济仁换上，黄济仁喷着酒气说：“还换什么呀，难得麻烦。”小姐并不介意，说：“先生不嫌气的话，全脱了也好。”黄济仁在酒桌上就喊喝高了，但脱起衣服来毫不含糊，三下五除二就解除了武装，洗浴小姐调暗了灯光，将透明真空胶管套在他的下体，打开电脑仪器，设定时间和气压后，水流开始循环冲击。

“小姐呀，这玩意儿真像你们广告上说的那样有强肾固本的奇效吗？”

“瞧你这位先生，别看这设备不怎么起眼，可是纯正的进口货呢，又做保健又做按摩，做足120分钟，相当于做了三个钟，价格也不贵，只有八百八十八。”小姐的回答显得很专业。

“八百八十八？还说不贵。”黄济仁有点惊讶，心想，真是春霄一刻值千金，难怪古人说，古来万事东流水，人生得意须尽欢啊。

“你们男人一天到晚在外奔波，压力太大，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，等会再做40分钟的前列腺按摩，帮你放松放松，这个保健医疗效果很不错的，我们董事长每个星期都要治疗一次呢。”小姐似乎很善解人意。

“小姐啊，你还真了解我们男人，几句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，哪像我家里那位黄脸婆，一天到晚只晓得攀富比阔，围着我数落个不停，根本就不懂得做男人的难处，唉，从现在起你就把我想象成你们董事长吧，我出门坐轿骑马，除了上床，就没有其他运动，我的压力并不见得比你们董事长轻啊。”

小姐笑笑，不再语，她拔掉了透明真空管，一手拿着喷头一手就着沐浴用盐搓捏着黄济仁的下体，酒后助性，黄济仁的下面一直在欲望中毫无顾忌地挺竖着，他亢奋起来，一把将小姐按倒在床上，想自己行起为“夫”之道来，大学生小姐屈臂抱紧身子，像一道孤傲的冷烟。黄济仁就试探着问道：“如果你能宽衣解带，我加一倍的服务费”，大学生小姐开始犹豫，紧夹着的两腿不由自主地开了一条缝。黄济仁就说加二倍的服务费，大学生小姐的双腿立马张开，薄如蝉翼的纱裙化作翩跹蝴蝶，而且主动将黄济仁揽上了香肩，就在此时，他放在衣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小姐问：“接，还是不接？”黄济仁正要死要活的在兴头上，这时候哪怕是要他去下地狱也会毫不犹豫，哪还顾得上接什么电话，便呻吟着说：“不接不接，天王老子的也不接，哎呀呀，我的宝贝，爽死我了。”黄济仁急不可耐，小姐顺了他的要求，嘴里不停地哼哼哈哈，黄济仁不一会儿就摧金山，倒玉柱，飞流直下三千尺，下体顿时像时下的股市一样疲软。

躺在床上休息了几分钟后，黄济仁发现枕被上竟然卷起了几滴殷红的鲜血。他醉眼朦胧地以为是处女血，这璀璨的破裂，让他突然间仿佛回到了30年前的洞房花烛夜，黄济仁问道：“你还是处女吗？”大学生小姐愣了一下，再回头时已经泪光盈盈，“你真坏，你夺走了我的处女身，叫我将来怎样嫁人啊。”

黄济仁答道：“如果你愿意，我就将老婆离掉，用‘宝马’娶你回家。”大学生小姐只怕黄济仁发现自己身上的性病，就装出一副羞答答的样子将衣裤穿上，再羞答答地道：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一纸婚书？不能因为我，而破坏掉你的家庭啊。”黄济仁顿时大发感叹：多好的大学生啊，人生境界就是不一样。

黄济仁着迷于大学生小姐的风姿气质，舍不得爬下那张床，声称天亮之后不分手，要与大学生小姐山无棱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床绝。

埋单的老板在门口等得团团转，骂道，“这老家伙，我已经给他付了三个大学生的钟点费，他还赖着不走吗？”

老板只怕黄济仁服食了过量伟哥，再不叫停，这后果不堪设想啊。老板就对着门口高喊：“黄领导啊，有些事当不得饭吃，麻将等着三缺一呢。”

赌是嫖的“妹妹”。黄济仁听见召唤，立马要小姐为他净了身，拿过来签单簿，看了一眼吊在手腕上的牌号，用笔在纸上画了个数字，又在小费一栏上签了个600，小姐很乖巧地给了他一个吻，黄济仁恋恋不舍地走出来说：“明天我还来，不过我加一倍的服务费。”

黄济仁坐在吧台的沙发上想小憩一会，蓦然双眼一黑，感觉整个吧台都旋转起来，黄济仁发出一声惊呼：“地震啦，快逃……”

老板说：“黄领导，没有地震啊。”黄济仁说吧台在旋转，屋顶在旋转，你也在旋转，这还不是地震吗？

老板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就逗道：“黄领导的身子骨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，能抗八级地震，三个大学生小姐加起来只有三级地震，震不死你啊。”

几个嫖友竖起大拇指赞道：“黄领导比那个范跑跑有品德，地震来了还不忘招呼别人逃跑。”

黄济仁被“震”醒了，这才猛然想起刚才一个未接电话，连忙拿出手机一看，原来是副科长华家明打来的，华家明是他的分管领导，现官不如现管，他朝弟兄们使了个眼色，然后回拨过去，“华科长呀，刚才手机没听到，领导什么指示啊。”黄济仁把手机紧贴着耳朵，试图避免外面喧哗的声音传过去。

“电话不接，你搞什么名堂嘛。”电话那头的华家明显然有点上火了，“局里要突击抓收入，明天准时上班，同我下企业进行收入检查。”

“哎呀，领导放心，我不会误事的。”黄济仁点头应承着。别看黄济仁平时趾高气扬，一般的人根本不放在眼里，但有几个人的话他还是买账，这其中就包括华家明，这是因为华家明为人正直，能力又强，当年在县城，两人就打过交道，黄济仁打心眼里服他，不然，章德开局长也不会把这样的“定时炸弹”交给华家明来管。

华家明未再多说，便挂了，心想，黄济仁当时未接电话，一定是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这些年来，他太了解黄济仁的为人了。

上溯10年前，他们还在同一个平山县征收局。

华家明那时候刚从省商贸学院毕业不久，分配到了县征收局，在上世纪80年代，大学生还如凤毛麟角，局里领导看了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，说他天赋过人，文字功力与意识超凡脱俗，是30年一遇的天才，不到两年就提拔当上了办公室主任，找了个妻子小莉，身材高挑，皮肤白皙，要模样有模样要胚子有胚子，是县城出了名的美人。平山的地下水甘冽清澈，含丰富的矿物质，冬天温润如玉，夏天彻骨冰凉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山川如此毓秀，出美女不奇怪，不出美女才不正常。

华家明春风得意，虽说是个小办公室主任，但势头正健，前程似锦，可他心气很高，一直为未能留在省城而耿耿于怀，本来读书时他品学兼优，毕业时完全有条件留省城的，系里辅导员也有意给他透过口风，华

家明的一个叫左叔的远房亲戚在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当局长，正厅级，住在省府大院，读书时他去打过牙祭，那里庭院深深，古柏参天，清静幽雅，左叔人和蔼，清瘦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，说：“机关里正缺懂财务的干部，我给你争取一下，就留我这儿吧。”华家明向往省城大机关的这种生活，一个个拎着黑皮包西装笔挺，走路说话都很绅士，像海归。左叔的话令他很开心，他开始憧憬未来，本来他只有姊妹俩，下面一个妹妹正在北京念医科大学，俗话说父母在、不远游，所以除了省城和老家，他是哪里也不想去，结果毕业最后几天宣布去向时，留省政府机关的名额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平凡同窗挤掉了，他一时发懵，后来才明白是一个比左叔权力更大的领导插了手，胳膊拗不过大腿。命运给他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，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遭受挫折，他原以为天总是蓝的，人生充满着鲜花和掌声，迎面走来的不是白马王子就是红粉佳人，但在欲望面前，人性暴露出的是种种邪恶，他开始明白现实是多么的残酷无情。

第二年，他抱着试试的态度报考了研究生，临考前的那一晚，到了北山市，同来的伙伴中有人说市里大桥下面有一算命的老先生精通阴阳相术，外面传得很神，听说没有做“算卦师”以前，这户人家很穷，连房子也盖不起。而现在，他不仅在农村的家里盖了三层楼的新房，还在城里买了房，周六、日便到城里去住，一方面去看望在城里上学的儿子，另一方面为城里人提供“业务”，听说，一些领导干部专门在星期六日去请他算卦。

几个伙计听了都心动，想到明天的考试也许是改变人生命运的一次机会，遂邀了要同去。华家明却有些不屑，冷冷地说：“对于八字四柱、梅花摇卦、称骨算命，甚至于西洋的星座、血型，本人也都是有过一些研究的，我不敢说自己的道行有多深，但念大学时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我说事儿挺准，你们去吧，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。”同来的好友郑一凡不买帐，说：“你小子心虚啊，是怕大师算出你玩了多少女朋友吧，走吧，你就莫搬窍了。”

北山的三月，春寒料峭，算命的是一个老者，看样子70岁了，穿着

一件黑色的对襟短袄，满面红光，银白的头发剃的圆寸，最有特点的是，留着的山羊胡也是银白的，约有三四寸长，在风中飘逸，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。老者给郑一凡他们三个人算了后，每人付了五毛钱，轮到华家明，老者双眼微眯，气淡神定，说：“小伙子，今年26了，应该属兔，大溪水命，我说的没错吧。”华家明心里暗暗一惊，我连生辰八字都未报，他居然就算出了我的年龄和属相，莫非真的遇到高人了。华家明是二月初二子时生人，老者问了后，用手拢着三个游戏币，摇晃了一会儿，哗啦往桌上一摊，对着游戏币仔细端详了一会，又掐了掐指头，然后说：“小伙子，此卦为‘天地剥’，顺势而止，象曰：鹊遇天晚宿林中，不知林内先有鹰，虽然同处心生恶，卦若逢之是非轻。”

老者开口一套一套的，华家明开始心悦诚服，对老者生出些许敬畏，俗话说怕江湖的不怕朝廷的，江湖太大，藏龙卧虎不算稀奇，他语调谦恭地说：“那您给我讲讲。”

老者说：“这个卦是异卦相叠，下坤上艮，五阴在下，一阳在上，阴盛而阳衰，高山附于地，二者都是剥落象，故为‘剥卦’，此卦阴盛阳衰，喻小人得势，君子困顿，事业败坏。”

华家明听了，心里开始灰暗下来，说：“照您那意思，我就肯定没好的罗？”

老者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一生曲折较多，往往陷入不顺利的境况，甚至绝境，但可绝处逢生，只要冷静分析形势，顽强拼搏，一定会彻底改变命运，获得美好的结果，为他人惊羨，孩子，其实你挺有才的，可在单位总有小人踩你，你孤芳自赏也没有用啊，关键是不可急于求成，须顺应时势，并防小人陷害。”

华家明心想，这老人还挺有文化的，还懂得孤芳自赏，他虽然心里感觉不是太好，但知道老人说的是实话，他很早前就听人说过，算命不留情，留情不算命，真正的大师是金口断铁，如果断一些无关痛痒的话，就不是大师的风格了。

老者默然无语，短暂的沉静，使华家明的心有些揪然，望着老者欲

言又止的样子，华家明就说：“老先生金口玉言，晚辈受益匪浅，还有何话，但请指点迷津，直说无妨。”

老者听后，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“你面犯桃花，风流种子啊。”华家明听了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说：“没有的事啊，我刚结婚不久，妻子如花似玉，哪还有心思再处女朋友？”

老头问：“你三年前认识了个丫头吧？”

华家明说：“三年前？三年前我还在上学呢，您指的是哪个啊？”

老头闭着眼想了想说：“个头儿到你耳朵吧，短头发，是个大眼睛，很漂亮。”

华家明心想，那不就是说的曼卓么，邬曼卓，读大学时的同班同学，家境优越，一直暗恋着华家明，后来分配到了省财政厅。忙问怎么了？老头说：“离她远点，她阴气太重，你受不住，你要不听劝，将要折福损寿的，孩子啊，你别不高兴，向来都是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，你不爱听我也得说，谁让我上辈子欠你的呐。”

老头说的这事，华家明倒未全在意，对女孩子，他的观点是，感觉好的就多处，合不来的就弃之，无情不似多情苦，所以他对感情洒脱，何况老先生说的是三年前的老黄历了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五元钱，文绉绉地说：“今天能见识老先生，三生有幸，一番启发，令人茅塞顿开，日后有缘的话，当再面聆教诲，钱的话您就不用找零了。”

八十年代初，五元钱可不是小数目，一般的工资水平也就四十多元，妻子小莉后来听了惋惜地说：“五元钱能买件好衣服呢！”华家明皱了皱眉头说：“你们女孩子就是头发长见识短，鼠目寸光，两千多年前宋玉就对楚王说，夫圣人瑰意琦行，超然独处，世俗之民，又安知臣之所为哉！我将来是要有出息的，五元钱能困住我的鸿鹄之志吗？”华家明相信宿命，虽说当时考研因为外语差了五分而未过关，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，在县里呆了三年后，他就顺利调到了市里。

也不晓得是哪根筋出了问题，调到市里后，他就再未顺过，当初本来是把他做人才调进的，但调他进来的老局长恰好到了退休年龄，想要

华家明做他的办公室主任已是失去了话语权，新上任的局长叫章德开，一个很特色的名字，人生得瘦小，五官挤在一张小脸上，眼眯鼻蹙，一副猥琐像，估计是出生时父母怜他面相张不开，为了祈求日后平安好运而取了这个名字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官场上讲圈子，华家明入不了新局长的圈子，只能在圈外徘徊复徘徊，章德开把华家明安排在征收科做副科长，是一个打了括号的副科级，属于降级使用，科长是朱仲池，论资历、学识和水平都不如自己，但特会来事，白天陪着领导喝酒，晚上陪着局长打牌，同时让他自己的老婆陪着局长夫人逛街减肥练瑜伽。

说起朱仲池的发迹，有点传奇。当年某月某日，朱仲池乘坐公交车时看到小偷将手伸进了一名乘客的口袋，他事不关己，就将眼皮高高挂起，仰望着窗外明媚的天空。

小偷拉开车窗跳了下去，仿佛“燕子李三”一样轻盈落地，不染尘埃。这时，忽然有女声惊呼：我的钱包不见了，抓贼啊！

朱仲池循声望去，原来局长夫人也在车上，被盗的正是局长夫人，局长夫人是领导局长的领导啊，他马上从政治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随即拉开车窗，起身欲往外跳。

朱仲池目测了一下车窗离地面的距离，足有一米半高啊，他顿时两腿颤颤的不敢跳下去，许多乘客发现自己身上钱物被盗，全都怂恿朱仲池往下跳，口口声声称朱仲池是“反扒英雄”。朱仲池戴上高帽子变得飘飘起来，就认为小偷能跳下去，我为什么不能？

朱仲池抬起屁股，不，这屁股是被乘客集体掀起，他连预备动作都没来得及做，整个身体就弹了出去。

小偷拐进了一条幽深的小巷，夕阳西下，阳光温暖地涂抹在青砖白瓦的墙上，一个英雄在这种意境下即将诞生，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浪漫啊，朱仲池想，他一旦抓住了小偷，夺回局长夫人被盗的钱包，那该是何等的光荣和伟大，这可是多少人想巴结领导都巴结不来的啊，真的该好好感谢眼前这个小偷，赐给我这个机会，你可真是我通往仕途之路的恩人啊！想到这里，他顾不得裤子裂开一条缝，纽扣断了二三粒的狼狽

相，就在后面穷追不舍。

这时突然闪出两个拿着弹簧刀的彪形大汉，用刀锋抵着朱仲池的脖子逼他把身上的钱交出来，朱仲池的身子连瞎转一下都不敢，只得抽出一张百元大钞，脸上讪笑着道：“送给你们一百元，好吗？”彪形大汉悍声道：“不要罗嗦，快把身上的钱全部拿出来。”

朱仲池还在犹豫，这弹簧刀就在他的肉里深入了几分，朱仲池又抽出一张百元大钞，彪形大汉根本不肯，弹簧刀在他的肉里又深入了几分，朱仲池口里顿时吐出一串哀乐来：“我上有八十岁的老母，下有不满一岁的黄口牙儿，就等着我这两百元回去买药和奶粉啊，请各位英雄好汉高抬贵手。”

110警察把朱仲池解救出来，朱仲池脖子上被割开了一道血红的口子，局长夫人是《北山日报》的女才子，当年写过原创歌词“我是一只小小鸟”，北山市凡井水处皆歌“鸟”词。女才子投桃报李，她提取了朱仲池脖子上那道血红口子的新闻价值，一首新的原创歌词“血染的风采”又火热出炉，同时正式授意当局长的夫君，这样的干部不提拔还提拔什么样的干部啊！

一夜间朱仲池时来运转，成了局长章德开的亲信宠臣，想在仕途上不进步都难。本来朱仲池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副科级干部，章德开上任不到一个月，就以党组研究通过的名义，突击提拔朱仲池当了征收科长，体现出一种无比的信任，朱仲池仗着和局长章德开的关系，暗地里尽使些小人勾当，处处排挤和打压华家明，而表面上又显得非常客气，心狠手狠面子上不狠，只潜伏在心里，华家明有气难出，感觉像一口痰堵在喉咙里，吐又吐不出，吞又吞不下，憋屈死了。夜里，妻子小莉数落他，说他是越来越迂腐了，都说当领导秘书是升官的终南捷径，唯独你一个出息越来越差，你笔杆子再硬有什么用？你看别人花钱找关系调上来的都一个个混得人模人样，朱仲池自不必说，人家会走领导关系，是领导的红人，再不济的就像黄济仁，会捞钱，现在进了市里，还买了私家小车。

华家明一表气质，连春风都爱吻上他的脸，想不到小莉一顿数落，埋怨他只是个小公务员，生活过得多么不滋润，华家明就说我读了这么多书，难道还不如那些小人？小莉顶了一句，书读得多有个屁用，书能刷卡吗？

小莉说的是事实，这年头，但是文人最薄命啊，朱仲池和黄济仁他们，确实比自己混得好，至少在物质上如此，抽的都是天价高档的烟，买衣服住酒店去超市消费甚至理发都是征收企业送的消费卡，早就到了工资基本不动，老婆基本不用的境界。而他自己，从一个县局办公室主任退到了一个副科长，上看朱仲池的脸色，下恹落井下石小人的气，吃饭没人请，征收单位也不找他，似乎谁都没拿他当回事，他成了这个世界多余的人，他感到恐惧，有一种悬在空中不踏实的感觉。别人讲下班五点半钟回家是穷鬼，八点半钟回家是醉鬼，十二点半回家是色鬼，早上回家是赌鬼，他华家明完完全全是一个标准的五点半钟下班准时回家的穷鬼。

内心有那么多难以言说的苦涩，华家明真的觉得很郁闷。

第二天，华家明和黄济仁来到了东方化工集团，高耸的烟囱喷出的烟雾仿佛扯散的黑心棉一团团散落，沿江几里的河岸堆满了工业垃圾，一根根巨大的排水管都通往江底，镪水、硫酸、乙苯一齐排放，这江里的生物就全绝了种，住在河边的孩子有时会乘船出去兜风，家长警告道：“掉下湖会死掉的。”孩子答道：“我会游泳啊。”家长赶紧补充一句：“你掉下去不是被淹死，而是被毒死啊。”

东方化工集团的老板饶有礼，与华家明很熟，同是平山老乡。见了华家明，饶有礼的一张脸拉成了秋天的苦瓜，“华科长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金融危机后，沿海企业倒了不少，我们生产的货销不动，价格也一路狂跌，这半年来是月月亏损，连员工的工资也开不出了，哪里还有钱交费啊！”言下不胜凄凉。

饶有礼说的是实情，华家明当然清楚，眼下危机袭来，中小企业一

片萧条肃杀之象，银行的门槛比房价还高，国家出手几万个亿救市，救的市就像“海市蜃楼”，老百姓的口袋里并没多出几个钱来，只能“被增长”。电视里报纸上很热闹，“鸡的屁”（GDP）依然在不断增长，房价还有50%的上涨空间，北山市的官员居然还计算出，在长江流域的中等城市中，“鸡的屁”增长率居第二位，真是官途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“鸡的屁”。

茶几上放着一壶山寨版的普洱茶，数盒“冬虫夏草”香烟，漂亮的女会计凝妆下楼，扭动着赵飞燕式的细腰为征收干部亲自斟茶，有暗香盈袖，黄济仁故作浅饮低抵状，双眼却露出一丝齷齪的暧昧。华家明接了小盅品咂，慢慢感觉两颊生香，他由衷地赞道：“果然是好茶。”漂亮会计嘻嘻笑道：“华科长啊，这是放在窖中20年了的普洱，今天你们是贵客，饶总才拿出来。”20年？饶总今年才35，他15岁就懂茶道了？华家明内心想，他知道漂亮女会计纯属忽悠，也就笑笑而已，脑子却飞快地转着，局里的收入任务这么压头，来了怎么也得搞点收入出门，今年年初稽查大队来过这里，对以往的检查作了个了结，按说以前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，但今年来销售收入是否记帐准确，是否违背国家会计制度，补征与否？得等查了账再说。想到这里，华家明品了一口茶，说：“饶总啊，快过年了，上头任务逼得紧，企业有困难是事实，但也得考虑一下国家的困难，企业是局部，国家才是大局，是整体。”

华家明一番话说得人情人理，饶有礼再有理也不好说什么了，普洱和香烟代替不了国家法律，再说他也知道如今的世道，征收局抓收入不蛮讲经济规律，企业实现多少就缴纳多少。你有了得缴，政府钱袋子紧张的时候，没有了也得想办法预缴，打个比方，乞丐上门，你多少也要打发点吧，何况征收局呢？人家是头戴大盖帽代表国家执法，得罪了这帮老爷，往后还不你的好果子吃，饶有礼想到这里，心里虽然不情愿，也只得让会计陪着黄济仁去看账簿。

黄济仁人精明，查账是把好手，往往能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破绽，一旦被他抓住了把柄，他就长袖善舞，玩起套路，首先把问题上纲上线，